

挖掘乡村日子里的深情

张继

写、很顺手，但最后还是舍弃了。

大约在一个午后，我去山下的玉米地里行走。我有到地里走一走的习惯，看着庄稼，呼吸呼吸田野里的新鲜气息。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头驴子走了进来。驴是黑色的，肚皮有点白，两只耳朵竖着。它突然出现，我和它都被吓了一跳。我们都怔了一下，然后各自走开了。我回头看了它一眼，它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还低头啃食着路边的青草。我满腹狐疑，这驴是谁家的，为什么独自跑了出来，跑丢了怎么办？这些疑惑跟小说中“四风”的疑问大同小异，我忽然想这头莫名其妙的驴，假如忽然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给牵走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缘于小说家的敏感，我一下子把这头驴与我正在构思中的某个人物联系起来。我想让这头驴为我的小说开篇，这个念头一出来，那种创作的欲望忽然强烈得不可遏制。与此同时，那个双向奔赴的故事也因为这头驴的加入，一下子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我写下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事情的起因是一头驴”，显得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流畅，那么的水到渠成，它使我的叙述与故事一点隔阂也没有。整篇小说也因为这头驴的走动而变得生机勃勃，趣味盎然。通过驴跑丢、驴丢了、驴掉到水里了，然后找驴、吃驴、还驴，把一群村里人自然而然地引入远方的城市，展开了他们的招商之旅。尽管他们到了城里挫折不断、差错过百出，但是内心的执念始终未曾改变和消失，那就是——延续村庄的历史，发展驴产业。

小说中，村民们见到城里的马总后，提出的诉求是养驴，马总更

是顺势而为，送了他们一群驴。接下来的故事仍然没有离开“驴”字，围绕着驴怎么养、谁来养、是分养还是集体养；驴养起来之后，是为了吃肉还是留着搞旅游，我尽情展开想象，把故事写深、写尽、写透。从而通过小桥村的这篇“驴文章”，把一个小山村的乡村振兴，细致入微地一点一点展现出来。

在我看来，写乡村振兴，一定要写农民，以农民为主角。因此在设计人物时，尽管城里的马总是一个重要人物形象，我还是把更多的笔墨集中于马广田、王有才、马六甲、王小花、何大炮等村民身上。小说结尾，小桥村的驴产业在当地政府和外来专家、在村民们的齐心协力下发展起来，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既接续了村子的历史文化根脉，又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小说结尾处写到的那样：“村里许多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说话的声音也响亮得很有底气的样子，这都是村里的驴以及驴相关的一些气象和热闹带来的……喜上眉梢了……”

《喜上眉梢》原名叫《驴的喜剧》，正式出版前做了修改，仿佛一下子从物理层面到了一个精神层面，就像我们一天天普通的日子，只要你去观察、去发现就会看到那些日子的缝隙里其实满含着无限的深情与笑意。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发光是『火炬』，也是『火炬手』

读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

丁晓原

史角色和历史贡献。

《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所写的“他们”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在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瞿秋白是重要成员。《精进者张仲实》中的张仲实，正是受瞿秋白影响，“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传播”。“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的课堂上有一位来自陕西三原的革命青年”，这个青年就是张仲实。张仲实后来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建中央编译局。作品中另外两章的主人公“攀登者张钟朴”和“传经者顾锦屏”，一个在编译局“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资本论》的译校与研究”，另一个“18岁便来到这里，一辈子没再离开过”，参与了编译局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的这种用心配置，不仅使作品有机呈现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译介的历史，而且通过人物关系的链接，揭示了一代代真理的传播者薪火相传的精神谱系。

《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的书写是开阔丰富的。作品以译者译事为叙事的基线，同时将他们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叙写。李大钊的时代“时局动荡，如同一锅乱炖的政治大杂烩”，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志向的李大钊，自然选择“用真理的火光硬生生破开沉沉黑夜，为民族寻路，为苍生燃灯”。作者在书写李大钊、瞿秋白两章时，将当时中国的时局、俄国革命的发生，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作了多维度的要言不烦的述说，极具时代感和历史感。写张仲实，围绕他革命者和文化人的传奇经历，展示出从新疆军阀眼皮底下脱险时的时代背景。写张钟朴、顾锦屏，也注意写出时代背景对他们生活、思想以及人生选择的影响。这种多面向的复合叙事，不仅全面展示出主线叙事发生的宏大背景，而且也真实地给出了“他们”作为真理传播者存在的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

很明显，作为一部题材硬核、主题正大的作品，《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的写作是颇具挑战性的、有难度的。这一方面需要作者具有足够的专门史和相关理论知识的储备，对所写人物要有充分的认知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准确的理解和解读。另一方面，需要用文学的方式对政治性鲜明的题材进行有效叙写。作者下了很大功夫。首先，他注重以人物叙事立篇，从人物与时代、与翻译的独特关联中，书写人物的贡献，表现他们各自的心灵内景和精神形象。其次是语言表达得体有神韵。作品题材重大，内容丰富，但全书篇幅控制在21万字。整体叙事扎实、凝练，文约事丰。以写实为主，也有不少入心蕴情的写意之笔。如描写顾锦屏得闲忆及家乡崇明的心境，对风景的如诗描写；以“深山隧道里顶着矿灯、挥动铁锹的矿工”，比喻“攀登者”张钟朴，意象特写，及物得人。更有李大钊一章收尾的文字：“如今，亢慕义斋的办公桌上，还留有几盏台灯，翡翠碧绿的玻璃灯罩下盖着青铜制成的灯体，散发清润的光。屋里极其安静，仿佛听得到雪花落下的声音。李大钊好像没走，还穿着青布棉袍，戴着圆框眼镜，留着八字胡须，坐在灯下伏案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忘记时间在流逝。”这是对叙事的调节，更是对人物精神的抵达和穿越。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作家》举办“新时代文学与文化强国”座谈会

本报电（朱彬琳）近日，《中国作家》杂志社在京举办“新时代文学与文化强国”座谈会。座谈会以新时代文学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宏伟目标中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为核心议题，旨在汇聚智慧，共同思考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铸魂赋能，多位作家、评论家与媒体代表参会。

与会专家表示，新时代文学应立

足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书写民族新史诗；要突破圈层思维，兼顾精品创作与大众文艺普及，以“大文学观”拓展边界。文学需回应时代之变与媒介之变，坚守原创性与主体性，从传统文化与现实实践中汲取养分，平衡小我与大我、流量与质量。同时应强化文化产业赋能，推动跨界融合，积极参与全民阅读，主动走向大众与社会。

批评前沿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兴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渐突破传统框架，日益重视文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等多维度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更为综合、动态的研究路径。钟世华的新著《思想深处的漫溯》（广西民族出版社）正体现了这一趋向。该书以韦其麟、陆地、冯艺、石一宁、韦佐、郭金世等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进行观照与深度解读，可视在多元视野下对少数民族文学实践的一次理论回应。

该书虽主要聚焦于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但能突破地方视野，在文学生命形态与作家创作意识的追溯中获得开放性。“漫溯”既是该书的关键词，同时又构成一种独特的视野。“漫溯”之“漫”绝非散漫之义，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去追问。“溯”则意味着对文学思想内蕴的挖掘，具体包括特定的文学现象、作家的思想源泉以及作品的文化根基等内容。以“漫溯”意识去探究少数民族文学，能够有力地突破“民族性”这一本体制，形成更加多

姜明的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四川人民出版社），如一卷徐徐展开的蜀中锦书，以7篇散文串联起巴蜀大地的文脉华章。作品将个人生命史嵌入蜀都文脉的长河，在延续中激活文化记忆，在书写中传递文以载道的力量。

姜明的散文始终带着“在场”的温度，他把自己在成都的奋斗轨迹，与巴蜀文化地标紧密结合。在成都打拼30余年，他从初到省城的青涩青年，成长为深耕文化领域的作家，这段奋斗历程成就了他解读巴蜀文化的独特视角。

姜明谈及创作时说，“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已放进去”。这种自觉，让他的散文避免了空泛的议论，而是以个人体验为锚点，传递文化的温度。1992年冬，二十出头的他在草堂观雪，和同事打雪仗、摇树枝、诵诗，青涩的青春撞上千年文脉，成了他与杜甫精神对话的起点。姜

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漫溯”视野

贺仲明

元的研究视域。这体现在作者带有问题意识，将广西作家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如第二章“绘制思想图景”与第五章“整合历史资源”，内容是对广西作家的创作综论，但论述特别关注这些作家与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关联，因此它实质上是以此些作家为视点，系统地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论述中，从而做到了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自觉融构。

该书还能在民族性观察中融入现代性视角，做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自觉融合。第一章“守望民族精神”主要选择韦其麟、陆地、冯艺等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探讨，以颇具现代性的视野呈现这些作家笔下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其中对韦其麟《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研究，就将其放置于布鲁姆意义上的“西方正宗”“影响的焦虑”等思想脉络中，使其对《百鸟衣》的理解呈现立体化的特征。同样，对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探讨则将民族性表达与现实话语、女性主体意识等内容连接起来。对陆地的研究亦突破了单维认识，聚焦于“革命与恋爱”“故人”“真”等几个核心视点，描绘出陆地创作的文学地图与精神世界。作者还从“行走”哲

学角度探讨了冯艺的文学创作，指出他在塑造行走姿态、身份以及呈现生活体验的过程中，兼顾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并将其与家国命运、地域情怀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体现出鲜明的情感属性。

在方法论上，《思想深处的漫溯》也凸显了历史维度与当代视野的辩证统一，即将传统的历史文化议题置于现实语境中加以审视，从而为当前的文化传承保护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兼具纵深与时效的参照。比如第六章“重构文化视野”谈到少数民族戏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媒介建构问题，指出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既要认识到传统戏剧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特色鲜明、存续良好的地区的基础作用，又要看到媒介所拥有重要力量，这是在媒介环境巨变的当下才能具备的新认识，展现出作者对推动少数民族戏剧文化良性发展的思考。该章进一步就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提出对策，涵盖人才体系培育、特色化发展、产业融合、治理模式转型及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这些对策建议显然做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融通，既考虑到乡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历史脉络，又回应新时代背景下的结构性挑战，从而在保障本土文化健康与创新性发展

的同时，促进其与外来文化的对话融合，维系文化生态系统的包容力和稳定性。

《思想深处的漫溯》建构出一种独特的“漫溯”视野，生发出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与现实性相互关联的理论空间，并经由典型文本的分析，形成富于张力的研究视域。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钟世华从一个问题焦点弥散开来，通过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入、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融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融通，将单维的文本解读扩展至多维领域，这使该书获得更加丰富的阐释效力，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蜀中锦书 文脉长卷

——读姜明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

张洪林

明笔下雪，那天雪下得特别密，树枝上的积雪厚得像棉絮，他们摇落一树雪时，雪沫子扑了满脸，有人突然喊出“窗含西岭千秋雪”，大家愣了愣，随即齐声应和，声音在雪地里飘得很远。后来他住在琴台路，推开窗就能望见西岭雪山，春天雪线渐退露出青灰白的山岩，冬天雪盖山顶，像戴了白帽子，每次望见都想起杜甫的诗句，仿佛与千年前的诗人共享同一幅风景。

更动人的是亲情与文脉的共振。在《管领春风总不如》里，他写21岁女儿在梅花树下看到同心结

的眼神：“女儿的眼神，有些艳羨，她二十一岁，也是花样年华，一定会有一个白马王子朝她走来的。”这份父爱，与薛涛筵里的相思、望江楼的梅影相映成趣。他说：“我的家，何尝又不是我的草堂？”是啊，他的居所、情感，早已和蜀都的文化地标融为一体，成了生命里抹不去的印记。《八千年的凝视》中，面对贾湖龟甲，他发出“我凝视它的时候，它也正在凝视我”的感叹，表达对汉字的敬畏。这种“把自己放进去”的创作方式，让文化传承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姜明写文化传承，不只是怀

旧，更关注“代代累积”后的活化。比如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他记录了考古队员的日夜坚守，还写了博物馆新馆“古蜀之眼”的设计。巨大的玻璃穹顶像一只睁开的眼，透过穹顶能看到青铜神树的投影，新技术让游客伸手就能“触摸”神树的枝叶，听到三千年前的铜铃响。姜明笔下的三星堆从来不是冷寂的器物，而是“活了三千年、可能还要活无数个三千年的闹热生命”。这句话道破了活化的真谛——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流动在当下的活态基因。

杜甫草堂与浣花溪公园“珠联璧合”，三苏祠与眉山“千载诗书城”相互互证，三星堆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互鉴，这些都印证了巴蜀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特质。《八千年的凝视》用兼具“文史厚重”与“诗性灵动”的笔墨，为巴蜀文脉写下了鲜活注脚。